

敬字文

三洲題簽

上

明治十三年一月

敬字文

中村正直撰 柳澤信大編

行雲



流水

敬宇先生命題

三沙長卷



終辭去矣。謝辭
達而已矣。言有物而
引。聖聖。教令。好誦。

計之云。余唱曰。素華。
三華。豈易。舞。哉。
為。字。念。然。石。臺。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典
卷一百一十二

少子編
易
卷一百一十二



敬宇文上卷目錄

西國立志編第一編序

西國立志編第二編序

西國立志編第四編序

西國立志編第五編序

西國立志編第八編序

西國立志編第九編序

自由之理序

江村石合先生墓碣銘

小學國史叙

皇國史略序

米利堅志序

萱水杉浦翁墓碣銘

各國年鑑序

傳神樓記

續養蠶新論序

重建狹山茶場碑記

維新外論序

內地誌略序

增補內國史畧序

國史略序

敬宇文集卷目錄

編年日本外史序

農業三事叙

文恭公寶錄序

自有樂地齋記

皇朝蒙求序

近世史略序

民選議院論綱序

經濟新論序

母親之心得序

呂晚村唐宋八家精選序

萬國公法蠡管序

日本全史序

棧雲峽兩日記序

吾乘四載集跋

山岡靜山先生傳

象山詩鈔序

冲繩志序

大佛無角君墓碣銘

日本列女傳叙

熊本十日記序

明治詩史序

恕軒文抄序

紀恩碑

自得堂文抄序

盤溪大規先生墓表

大川笠原先生墓碣銘

題盧象昇書幅

萬國史記序

爲雨宮彌兵衛賣天機硯引

愛敬餘唱引

和譯英華字典跋

西稗雜纂第一集序

敬字文

上卷

東京 中村正直著

西國立志編第一編序

余譯是書。客有過而問者。曰。子何不譯兵書。余曰。子謂兵強則國賴以治安乎。且謂西國之強由于兵乎。是大不然。夫西國之強。由于人民篤信天道。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權。由于政寬法公。拿破崙論戰曰。德行

之力十倍于身體之力。斯邁爾斯曰。國之
強弱。關于人民之品行。又曰。真實良善爲
品行之本。蓋國者。人衆相合之稱。故人人
品行正。則風俗美。風俗美。則一國協和。合
成一體。強何足言。若國人品行未正。風俗
未美。而徒汲汲乎兵事之是。講其不陷。而
爲好鬪嗜殺之俗者。幾希。尚何治安之可
望哉。且由天理而論。則欲強之一念。大悖

於正矣。何者。強者對弱之稱也。天生斯民。
欲人人同受安樂。同修道德。同崇知識。同
勉藝業。豈欲此強而彼弱。此優而彼劣哉。
故地球萬國。當以學問文藝相交利用。厚
生之道。互相資益。彼此安康。共受福祉。如
此。則何有乎較強弱。競優劣哉。夫人知天
命之可畏。以真實之心。行良善之事。一人
如此。一家如此。一國如此。天下如此。愛日

仁風四海合驩慈雲和氣六合呈祥如此則亦何有乎甲兵銃砲之用哉古不云乎兵者凶器戰者逆德也仁者無敵善戰者服上刑一人之命重於全球匹夫之筭行有關係於邦國天下者乃以貪土地之故使至貴至重之人命橫罹極慘極毒之禍其違皇天之意負造化之恩罪不可追矣西國近時大省刑罰然猶未能全戢于

戈豈其教化有未洽者耶抑宇宙泰運之期未至耶嗚呼六合之際禮教盛而兵刑廢當有日也恨余與子未及見之也巴客唯唯而退遂書以弁卷首

西國立志編第二編序

福哉今日西國之民也雖古帝王庸何及乎昔者方隅自封智識狹隘今也四海交通學問淵博昔者教化不明風俗慘刻今

也。崇敬神明。志行虔誠。昔者。君上專權。民如奴隸。今也。人得自主。共謀公益。昔者。法教有禁。強迫人心。今也。任民自擇。王者不問。昔者。俗尚兇悍。動生仇隙。今也。人嗜道藝。互篤友愛。昔者。商賈貿易。官府限制。今也。信其自然。百物亨通。昔者。工事不盛。貨財不生。今也。物料輸入。製造輸出。昔者。房屋庫小。規制不備。今也。華堂入雲。窮極工

巧。昔者。器皿匱乏。資生有缺。今也。供具精美。身心快適。昔者。盤饌烹調。唯供土物。今也。唐茶竺糖。朝涵夕濡。昔者。山海遼濶。跋涉艱難。今也。火車瀛船。安坐行遠。昔者。天涯地角。夢魂難達。今也。電報告急。千里面談。昔者。街衢夜黑。荏苒竊發。今也。街燈如晝。穀擊肩摩。昔者。鴈魚不便。急難吞聲。今也。一乘一錢。達于四境。昔者。貧氓傭工。得

金輒使今也銀舖收幣如子償還前者簡
書奇珍富人難聚今也書籍充溢寒士易
致昔者朝多祕景野有鬱喪今也廟諱悉
議田印萬紙蓋彌今五十年之前地之二
百年之前則不題曆明晝夜之別矣今日
之西國比之五十年之前則又有僑下膏
壤之異矣嗚呼如此福運何由而致哉得
無非教化日明而人心嚮善之效乎雖然
之功德見焉

西國立志編第四編序

真正學士不耻爲賤業耻之者非真正學
士真正文人不嫌爲俗務嫌之者非真正
文人音者趙岐賣餅于北海市中沈麟士
織簾讀書手口不輟天下後世不啻不賤

之而反更重之程明道僉書鎮南判官僉
庫細務無不盡心屢平反重獄蘇子瞻僉
書鳳翔府判官意其文人不以吏事責之
子瞻盡心其職老吏畏伏二公之賢於是
益見焉今之讀書者或耻以賤業治生又
不屑爲俗務及不得已而賣履販糴或折
腰五斗則一切束書不觀曰我無暇矣嗚
呼人病無志耳果有志矣不病乎無暇也

試思子瞻在鳳翔何等繁劇而是時所作
如鳳翔八觀詩鍛鍊敲推亦何其綽綽有
餘暇也且學問之功貴乎循序漸進經久
不輟故一日不必要多時也嘗有一官謂
某先生曰予職務鞅掌患讀書少暇對曰
君讀書如走馬看燈雖每日二六時中一
意從事積至於十年不能成業也其人悌
然先生曰君每日要讀書二三枚深思牢

記十年之後必博識超衆矣。旨哉言乎。如茲編所載德留斯格的一爲理學名家。而以造鞋爲職業。一爲詩文鉅匠。而畢生不廢吏務。大有足砥礪後人之志行者焉。予深望讀者之反覆致思也。

西國立志編第五編序

天下之事不止千萬。然察其成敗得失之機。一皆決于誠僞之二字而已矣。以發於

國政則公私之別也。以見於人品則善惡之別也。以顯於學術則邪正之別也。以著於工藝則巧拙之別也。今天木之大者。凌霄漢。戰風雨。蒼皮黛色。千年尚新。然溯其始則一粒種子。託根于地中者已。川之洪者。溉田野。汎艤艫。百折不絕。萬古不息。然探其源則一道活泉。全湧而出耳。是知種子者。木之誠也。活泉者。川之誠也。唯其有

是誠所以成其大物尚然況於人乎人苟有一片之誠存於胸中則雖若其微不可見而實爲萬事之根源可以修藝事可以植學識可以治民人可以交神明此編曰勉強忍耐曰善乘機會曰不忽小事曰偶然解悟者不一而足是皆人之所以成其業也然而推其本則不外于一誠之發爲此數者而已矣是故讀書學問者及學工

藝者當自問於已曰果能發於誠心否苟發於誠心矣則自能勉強忍耐自能善乘機會自能不忽小事自能偶然解悟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焉呂新吾曰才自誠出才不出於誠算不得箇才誠了自然有才今人不患無才只是討一誠字不得斯言也可爲世間才子頂門一針

西國立志編第八編序

或曰秦西多出剛毅之人蓋一由于天氣
沍寒軀幹堅實一由于土地磽确非勤勉
不得食余曰此事容或有之然其大本不
在此區區者曰何也曰秦西人所以多有
剛毅之行者由于有剛毅之原質也曰何
謂剛毅之原質曰慈也信也不觀雜未耶
維廉士之事乎確信其道愛人如己痛苦
不避死生不易不觀翰回沙伯之事乎多

救嬰兒之命永脫黑奴之苦千艱萬阻不
挫不折必達其志而後已蓋如此數人肝
脾骨肉毛髮爪甲皆由慈與信而成故此
身苟存此心不喪欲不剛毅奚可得乎以
是可見剛毅者心志之力而慈與信實其
原質也或曰世固有強忍有力者亦可謂
剛毅之人乎曰非也如李斯呂惠卿豈不
是強忍有力者然其所爲不根於慈信之

心而出於嗜慾之私故弊害所極身喪國敗宜尼不云乎振也慾焉得剛

西國立志編第九編序

或謂余曰西國之事理大概盡于是書余曰否此不過一人一家之書耳若以此爲盡其概略則大謬且與余譯之之意甚相徑庭矣夫天下之事理日出而不窮古人之所是而今人非之者有矣今人之所是

烏知不爲後人之所非乎古人之所不言而今人言之者有矣今人之所不言烏知不有後人之言之者乎天下盡以爲非而一人獨是之在當時則受繲綆之辱在後世則得泰斗之名如加利列窩者有矣天下之同論豈必是而一人之異見豈必非乎天下之所未言而一人獨言之在當時則見戮

爲罪人在後世則見尊爲聖人如瑣格刺
底者有矣天下通行之說豈必是而一人
創始之論豈必非乎是故縱舉宇宙間千
百之意見議論而猶未足以盡天下之事
理況此區區一小冊何足以窺其萬一手
且余所以譯是書欲使人進而習讀而籍
謙虛其心容受新見異說務集衆人之智
識而不妄執一己以論斷也乃不然而讀

此隔韓搔痒之譯書遽以爲盡其概略豈
予心哉或又曰是書所說合於孔子之旨
故可取余曰然則子豈謂孔子之所不言
則概不足取乎此與孔子之意悖矣不曰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乎不曰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乎使孔子
而生於今日則其務聽納新見異說者果
何如也若死讀孔子之書留滯而不化以

此規天下之事理一言不合駭以爲怪如此則與孔子好學如不及之意正相反矣夫學問之事貴乎集衆興以備思察濯舊見以冀新得譬如貯書若子擁萬卷而同皆一書也則奚貴于多譬如食大餐卽廚侯鯖五味八珍衆異并備然後美於口不然而食前方丈所陳唯一種物則其同也豈不可厭乎掛眼鏡之紅色者而觀物森

羅萬象莫不紅者掛碧色者則乾坤一碧掛黃色者則宇宙皆黃若先執一己之見以聽他人之論則其所謂同亦非其真也舜好察邇言舍己從人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古人之好學汲汲不倦虛以受人者如此豈若後人之先入爲主好立異同而妄相是非哉如是書子特宜收爲萬卷中之一部可也以此自足不可也

此自是人不可也。或以此律他人之議論，更大不可也。天下之事理浩如巨海，豈得以升斗之量概之哉。適第九編刻成書，以爲序。

自由之理序

凡事不可無限。唯愛不可有限量。此意也。西賢倍根言之於二百禩之前，而今宇內文明諸邦之婦人亦能口之矣。此書論

政府之權當有限界，明白詳備。故余別舉當無限量者言之。夫愛不可有限量。

上帝愛人無有限量，故人亦當愛上帝。上帝

愛人無有限量，愛上帝之事妙置不論。

請言愛人一端。吾之靈魂與五官四肢明

係神之妙造，爲永遠無疆之洪賜。審思

此則自愛之心油然而生。君親朋友一國

之人天下之人皆爲神所造，與吾同審

思此則親愛之心泯然而生蠻夷之民容易自殺故亦容易殺人開化之民真正自愛故亦真正愛人自愛之心與愛人之心不獨並行而不悖實相須以生長何謂自愛曰正心誠意全靈魂之真克己復禮斥肉體之欲是也何謂愛人曰愛人如己施貧者救病者貴不凌賤多不暴寡強不犯弱大不侮小寬弘而不猜忌公平而不偏

頗真實而不詐偽謙讓而不驕矜溫厚而不暴慢相交以衷不相隱蔽相下以禮不相侵侮憐愚人而誘迪之哀罪人而教誨之愛同儕則相推以赤心憫敵已者則施善以化之心口合一內外無間不存彼我別自他苦心圖謀者盡是邦國公同之益勞力經營者不外民人共享之利凡爲此等愛人之事唯患心力之不至尚何有

限量之可議乎。竊嘆地球諸邦人民迷迷不知神而唯務與人角。故愛人之心每病于不廣不深。才氣高則脾睨一世功名。成則輾轉千古權威。得則侵暴寡弱。意見立則好同惡異。士大夫或私智自用而不降謙虛以下人。工藝之人同業相忌而不降挹以求益。商賈各相傾軋而不合同。以要利沿習成風。爲日久矣。吾邦人民近駸駸

向學。如昏夢頓覺。他日智識進於深奧而愛人之心無有限量。情親而力合。而事成神人交和。福祚昌盛。其可庶幾已。

江村石合先生墓碣銘

嗚呼。江村先生舍予而安逝乎。其體魄之散吾不知。其安歸而精神之存吾不知。其安在也。予第以先生精神之存吾胸臆者。書爲寫照。以永遺後人。此在朋友之誼。

或不可得而辭者矣。先生事親孝。父了翁久病。家道衰落。先生下帷教授生徒。而不懈。于侍養。醫藥。飢粥。廁浴。澣濯。皆躬親之。賁已衣具。以供甘脆。四隣感泣。街吏欲告官請賞。先生固辭而止。事師篤。古畑玉函父病。後失明。先生侍養甚勤。飲食起臥。皆親嘗而扶持之。自始執脩脯。以至視易。賁蓋二十年如一日矣。交友忠。藤森弘菴繁

獄。先生力求解之。卒脫于危。唐津明山公子延請先生爲師。贈以俸給。先生深感其恩。諸侯徵辟皆不就。公子爲閣老。會生麥之變。英國求償甚急。先生侃侃建言。不聽。遂改名曰默翁。先生憂國深。慶應丁卯。德川內府還政於朝。後召先生。即日上程。十一月謁內府。二條城。每見屏人交膝。咨誨然不得意去。嘗慨然謂余曰。咄。曩使我爲

鄧陸往來公侯間興諸豪英交以救獨其
心則事未可知也先生終身不仕然有志
于經綸常嘆曰吾見時宰爲政絕無旋乾
轉坤手段少遇紛糾輒狼狽失措嗟嗟何
世之乏人材也余嘗謂士生斯世不溺流
俗不牽風習能發其所獨得于天性以自
立一種品行者獨於先生乎見之矣先生
邃經學其詩文有孤詣獨至處而一發于

真情蓋亦在文壇別樹一幟矣余與先生
親厚無間終始弗渝至今尚覺與其精神
相交于茫渺冥漠間也先生諱文之字文
藏號江村始田口氏宗家絕嗣改石合氏
文政戊寅正月五日生于江戶深川明治
六年一月十七日病沒享年五十六葬東
京駒込龍光寺配淺井氏先沒生二男長
震次天繼娶淺田氏有四男二女銘曰

世之貧富貴賤不足爲先生之榮辱而先生之自主獨行可以砥礪一世之風俗於戲乎若人不可羈以爵祿

小學國史叙

國文不可不讀漢文不可不讀洋文不可不讀而國文最當先讀焉國文之書多矣歷史地理以及西洋譯書皆不可不讀而國史最當先讀焉國史之以國文書者率

皆卷帙重大而求其事實簡明文辭嫺雅者甚稀頃者小林炳文著小學國史若干卷乞余序言受而讀之則上下二千年興廢存亡瞭如指掌而其文雅而不俚是宜充小學授業之書者矣余始見炳文年可四十面貌瘦黑自言久患風濕悠忽度日一無所成而不意今見此編之出也斯知炳文在病榻忘痛苦而樂著述其勤勉之

功洵可嘉尚也。炳文越後人。嘗學於佐久間象山翁。蓋有所淵源云。

皇國史略序

余讀國史而知今日我邦之趨於開明者。有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何以言之。溯夫一千五百有餘年之前。祖宗之朝。風俗淳朴。智巧未闢。然上有進修之精神。下有日新之氣象。故言教道則不問儒釋。不

擇百家務欲博採網羅。遺言交際則不論三韓任那與唐國。蓋欲寬容而勿拒。言工藝則求縫工女于吳。求醫於新羅。以擇其善者而用之。夫然故未久而名儒文士高僧良醫彬彬輩出。相望于史冊。及至中世以後。東照公許南方諸蕃。及西洋數國。使通互市。或延西士詢以彼土情勢。爾來二百餘年。唐蘭二國通商不絕。弘化之年。美

國伯理受使命始來請和親通商是時
天朝幕府諸侯議論不相合時事紛紜益
難乎言之然自是以來彼之書籍船砲百
爾器巧廣至駢集命則上下協力朝野一
心汲汲于進修日新之事以致西士往往
稱我邦以爲前程可望大或以此爲戊辰
以後之功效而不知我邦之民素已具此
性也蓋人苟究心國史察世代之變則當

知今日之開明者淵源于二百載之前而
二百載前之治蹟則胚胎于千五百年前
朝野君民之精神氣象矣頃者冲君冠嶺
署訓蒙皇國史畧刻成乞序於余余因論
今日開明之所基以爲讀史者之津梁云
明治六年十一月敬宇中村正直

米利堅志序

希臘國古有理學者曰籍諾預言後世之

事曰今天下分爲邦國。驛比而立。各有律法。此難通於彼。故爭鬭不止。若夫天下合同爲一。無復邦國之分。各享生命福利。相視如同鄉之人。羣衆之上。有一公法。以治之。則庶乎可稱至治之世矣。然此吾之所願見而不得者也。余始讀之。驚嘆以爲此則吾輩今日所願見而未得者。而二千年前之舌賢早已願見之乎。又嘆以爲二千

年前之人所願見者。而二千年後之人亦未得見。則此事毋乃夢幻想乎。既而又思曰。莊周不言乎。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夫以人壽之短促。言之千萬年。如太長者。以天地之恒久。言之則千萬世。只一晝夜矣。二千年前之人。其願同也。二千年後之人。其願同也。生死于其間之人。其願亦當同也。則古今天下

之所同願見者其豈遂墮幻妄之想乎籍
諾之預言其豈遂無應驗之時乎且此事
已發端於亞米利加合邦矣按合邦之制
民無等夷君非世襲法自民立權不上操
邦今有三十七而統於一國會矣地有幅
員數千里之廣而河海陸路舟車電機聲
氣相通成爲一體矣民有三十有餘萬之
多而一心一意奉事上帝善政善教福

祉薦臻幾乎卅國如一家矣允觀乎此則
曰籍諾之言已發其兆於斯一方豈不可
哉抑籍諾之所望于天下合同爲一無復
邦國之分者何故也察夫禍亂之源及戰
鬪之所以相尋於無窮莫非由乎有邦國
之瓜分恭峙者也蓋有千百之邦國斯有
千百之君主此邦之君欲駕於彼邦之君
此邦之民欲踰於彼邦之民既有彼我之

相形者。輒已鬪爭之機伏於中矣。於是各求富強。競欲雄霸。彼此爭奪。山河分裂。爾我報復。人民塗炭。慘乎哉。其忍言之也。如近歲日法二國之戰。人民之死亡者。踰萬數。而推其源。一由于拿破崙備士馬格。人之互爭。雄霸。而一由于二邦之民各爭上流焉。自非法國日國之名廢滅。而爲一合邦之時至。則彼此報復之戰。必窺襲而

發。人民死亡之禍。無時而息也。此一事也。而可概古今。可推四海矣。若夫天下無有邦國之名。而億兆之民。皆統於一公法之下。人人安享其生命福利。相視如閭鄰之人。戰鬪永息。妖星蔽影。仁愛相施。瑞日揚輝。如此則非至治之世。而何宜乎二千年前之古賢。早已願見此也。嘗與友人談至此。事以爲我邦自封建廢爲郡縣以來。闔

國人民漸顯合一之氣象矣。四視封建時東西侯伯各相屹立人民作勢若不相讓今也輿羽武相信越備長蘆肥士民爲一混合結社冥然相忘此已事之明驗也。故若使天下萬國帝王君長會議協同徵我邦之近事上一疏於上帝奉還其所私有之土地人民盡服于公法之下廢俄英法日等一切國名立一大國會俄人可爲

英官法人可爲日官唐人可爲朝鮮官印甸人可爲合邦官則從前之怨恨忿志猜忌侮慢之諸惡皆息而合同協和友愛公平之諸善其興乎然此尚數百年後事也其豈亦吾人之所願見而可得者乎哉頃者余友岡天爵君與其友河野通之譯搭乙堅薄米利堅國史屬余叙余固有惑于藉諾之言發其端於合邦者因書之以塞

諾明治六年騰月上辭敬字中村正直題

萱水杉浦翁墓銘

物之美麗者充叔于宇宙矣姑就人而言之小兒之面貌少年之英華淑女之嬌豔皆莫不美麗而要之未有若老人之心者也蓋人至老境形骸欲寡精神樂深兒孫繞膝孝悌爲訓朋友在坐文墨是娛看花聽鳥想像樂園敬神愛人歸向天道是其

心之美麗非他物所能比擬余觀諸吾護水翁而有以知之矣翁諱良尚姓杉浦氏護水者其號家世爲甲州城衛士性剛毅忠厚自童年志于學蚤歲襲蔭奔走事務而暇則必手一卷矣文政戊子春試及第天保甲午爲作事宰領慶應丙寅移于江戸爲軍艦屬員丁卯遷海軍司糧官巳何致仕移住駿河明治庚午再移東京壬申

十一月朔病歿享年七十有一。憶十五年
前余宦于甲。始識翁。及令嗣讓屢訪其護
水之居。每見家庭雅穆。福氣滿門。去年壬
申。余來于東京。翁見訪。弊廬既而啟。翁門
則滿園菊花。爛若錦繡。兒孫嬉戲于庭前。
親戚朋友。醉賞至夜。而翁之喜可知也。余
思翁之心之美麗。不啻如菊花。而其身體
矍鑠。年年可繼。此會而孰料。彌數旬之後。

訃音忽至。乎哉悲夫。雖然。令嗣職近禁闈。
位居清要。翁之餘澤。蓋未艾也。銘曰。

一座白石。照映青山。花香馥郁。

鳥語關關。美矣麗矣。無垢無塵。

翁之心神。可與之倫。湯島之鄉。

寺曰麟祥。藏擇斯阜。銘貽千霜。

各國年鑑序

十餘年前。某氏始航于亞米利加。合邦歸。

則滿朝高貴。卜日會聚。延某氏。欲聞新異之事。某氏曰。彼土件件與我同人。則總總林林。街衢則井井條條。家屋則堂廳窓壁。花木則紅紫青綠。山則崔嵬崢嶸。河則淼漫浩汗。是皆大抵與我同焉耳。衆曰。雖然。豈無珍異之事。新奇之談乎。請君勿吝。某氏曰。唯有一事焉。恐觸諸公之怒。不敢言耳。蓋彼邦大統領智德逾萬衆。其他居官

者。祿位最高者智最上。祿位最卑者智最下。今觀于我邦。往往與此正相反。是彼我之大異者已。一座相顧喑然無言。此書錄各國帝王統系政體官制民數貿易等。瞭如指掌。真居官者必携之書也。抑余由是而有慨焉。夫國之強盛。由于人民之智德。與居官者之公平。我邦果能進于此。則庶乎彼我不致大異。而可與歐美各國駢比。

而無愧也夫。川路寬堂君譯此書乞余序
因題以是言。

傳神樓記

中川士遜性多能而尤工於雕畫。嘗觀其
刷印銅板美人像縱三寸橫二寸眉目明
艷態濃意遠呼之欲墮。余誇示之。洋人皆
嗟賞不已。士遜名卑武州八王子人。從余
讀書。余嘗謂士遜曰。子果欲技之入神品

乎。則不可不多讀書。東坡所云退筆如山
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者。豈獨論書法
已耶。顧長康畫人數年不點目。精語人曰。
四體妍蚩本無闕。千妙處傳神寫照。正在
阿堵中。子苟能味此語。則雕畫之秘訣矣。
他求之爲士遜聞之默然。若有意會者。其
後技益進。而名稍稍見知於人。一日請曰。
僕所居之樓未有命名。幸擇佳者。余曰。豈

亦有佳於傳神二字者乎。因作之記以贈士遜使其有所觀瞻朝夕勉從事焉。

明治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中村正直撰

續養蠶新論序

衣食者。生人之源。而耕織者。古今之所重。此固不待言。抑自海關禁弛而絹絲爲出口要品之一。世人競以種桑養蠶爲業。營營逐逐。第知爭利而予獨有感于田嶋子

寧氏之誠心實意。積試驗務觀察得新見而著茲書焉。前編既刻于明治壬申。名公鉅卿詩人文士極口稱贊。四方之人爭相購求以從其言。施之實事無不獲益。今茲丙子又著續編來索余叙受而讀之。蓋亦得於試驗觀察。沈思研求之餘者。而不愧于新論之名矣。余嘗謂人心之痼疾在于守舊不變。而世道之上進在于修善日新。

雖然修善日新豈易事哉其惟誠心實意
求之懇切者能之乎其惟精益求精不以
既得者爲足者能之乎其惟勤勉忍耐期
切于久遠而不謀利于目前者能之乎其
惟志在利濟克合天心者能之乎顧子寧
氏父子兩世從事于養蠶不以其既得者
爲足而汲汲修善日新之事是求既著前
編得譽于一世而自視敏然誠心實意益

研其業及歷年所更有新得之見又不自
秘以公之于世嗟夫使生人之源充足有
餘而出口之品生成不竭者其果在于斯
歟比諸彼營營逐逐惟利是謀者奚啻霄
壤之異哉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寧氏有焉

重建狹山茶場碑記

關左之以茶名者曰狹山與宇治東西相

額頡而或曰狹山茶香氣超出其上狹山
者在武藏入間郡其始不過一荒僻之地
耳然自始種茶逐年增殖其名漸既彰著
竊黃林君文可徵也蓋自海關禁弛互市
盛行我國茶葉爲出口品之冠其每歲輸
將于海外者蓋十有萬斤矣如宇治之製
昔獨擅美于邦內者今則著稱于歐亞而
如狹山之茶後起爭雄至于洋賈之旅于

東者非其名號不顧可謂盛矣抑利之所
在者民之所趨也昔者關左地曠人有彌
望黃茆白葦如那須野原者所在皆然而
今則武藏上下毛以及相摸嘗爲豺狼狐
兒之所窟宅者亦盡已墾闢爲沃壤膏土
其所出之茶莫不題簽曰狹山狹山之名
於是乎廣矣原夫舊碑建于天保三年是
時未有海外互市之事然而人民勤勉倡

導以致產物熾盛若豫立今日輸出品之基礎者其功豈淺渺哉前事之不忘者後事之師也夫既知今日狹山茶場之盛實由于其父祖勤勉之力則又當知後來雲仍之福在于今日人民之繼續不怠益恢弘前緒焉且予聞之人民之克勤職業務富一家者其利於全國更大于一家之利余既嘉狹山人民之勤勉于昔日以致昌

盛于今則又更望其堅忍耐久不屈撓于小利害能光前而啓後益有以崇殖邦國之福利也熊谷縣人村野彌七者承其鄉人之意來求余文將欲勒諸石以追配舊碑余深喜其舉故應其請而系之以詞曰茶產武陽味甘且香狹山闢場規模恢張製法精良樹幟一方聲名不彰菟道頡頏洋客競嘗日購萬箱沾彼胃腸富我橐囊

昔人謀滅邦國之慶繼嗣克昌福利无疆

維新外論序

布利比士在美國時教授勝海舟君長子
既福井藩求良師布利應召至至則訓迪
鄉子弟忠厚純摯造就有法材俊技藝之
士多出焉及來京爲開成校教師與余時
常往來相得甚驩也嘗謂余曰貴國億兆
之民盡是天子之臣屬也如吾則雖孑然

住此遼遠之邦而亦儼然自主之民矣而
占有美國之一分矣余聞之意雖不懌而
理未有以難之也布利性雖忠厚矣而或
時過于抗直會與一二部員不相容一旦
忽然而去臨別曰吾愛日本人故雖怒部
員而親全國之心不爲少減也余聞之雖
喜其情厚而亦以竊愧焉布利去後寥寥
無消息近於新聞紙知其旅遊內地講說

日本事四方相傳以爲奇聞者雲集今又
茲編至而牟田有秋譯之竟功以序見屬
余讀之如遇布利面目鬚眉聲音笑貌歷
歷現出紙上矣因憶臨發前數月布利屢
訪茅舍叩以種種事余不能應答如響而
布利則把筆疾書如飛手腕殆疲而尚不
已也嗟夫布利雖在他邦而自言尚占有
本國之一分其自任之重如此則何怪乎

其於日本事情勤探聽而審思察焉以能
作是書資其國人也哉異日我邦人之住
歐米者其亦能占有日本之一分能察彼
文明之源委有所著作乎不能免于已知
半解忘本逐末之弊乎不能洞觀外國情
態發爲論說如燃犀燭怪如秦鏡照妖以
資益吾邦乎否刻告竣遂書之以問世之
好遠游者

內地誌略序

友人南摩羽峰著內地誌略屬余叙時道
路喧傳征韓事起余曰朝廷有人矣豈有
此事何則內地之未理何鄰邦之暇問教
化之未洽何戎事之可興不知者將曰兼
弱攻昧可以恢弘土地獨不思國之強弱
在于人民智德之多少而不在版圖之大
小今我邦民智德之分量遠不及歐米而

雞林人種亦不在靖域之上則縱令三韓
全歸我有毫無加於我強焉故余斷然保
其必無此事也且察方今之勢亞細亞權
輜歐羅巴權重白人跋扈黃種屏息東洋
和戰之柄亦爲西洋所握夫以土地則亞
大于歐以人民亦亞夥于歐然而強弱易
地者無他由于亞細亞人民智德之分量
少于歐洲也我邦雖若稍進于開明而比

之漢韓猶是伯仲之間也。親唇齒之邦。善兄弟之國。使與歐洲權均力敵。並立而無愧。固是可願之事。然以吾觀之。今尚未能遽進于此。與其信使往來。徒耗財力於虛文浮飾。曷若反觀內省。專力從事於內地之實務乎。今有一夫妻。始買田產。而勦新業。則將日夜經營。一家之不暇。自非病風喪心之人。其必不設酒食。招賓客。探訪人。

家交換饋遺也的矣。我邦亦然。維新日淺。未遑外交。況於外征乎。百年必世之間。吾欲其汲汲經紀內地之事而已矣。必也興學校。著好書。教婦女。誨小兒。期使其濡染于格致之學。涵泳于誠正修齊之訓。他日爲智德並進之人民。豈非今日之急務乎。蓋今日所少者。學術也。教道也。而非土地也。所乏者。文明之民也。而非民數也。日本

地方積二萬九千里于土地足矣人口三千五百萬于民數足矣若猶未信則盍把此編而觀焉

增補內國史略序

明治十年七月西南逆焰殆熾而會津人南摩士張增補內國史略刻成余嘗謂讀史有三柄一曰事二曰時三曰地假如秀鄉討將門射殺之則是一事也問何時有

之則天慶三年也問何地有之則下總國辛島也必如此而記臆方有著落矣士張嚮著內地誌略以便童蒙今又有茲編舉我邦二千有餘年之事約爲八卷有大書有小註眉目井然易於記覽於是合前後二書則珠聯而璧合所謂事時地三者一以貫之張燕公記事珠何足羨哉抑余曩得誌略而序之時道路喧傳征韓事起雖

幸寢不行而荻城熊本之亂旋起旋滅今年又有西薩之變血肉糜爛殆且半歲矣嗚呼士張昔在圍城之中出萬死得一生者今則公退悠然鍵戶著書雖三公莫以換其樂也天道好還而人事之巧相反覆如此欲不恐懼修省何可得乎

國史略序

世祿之家多有譜牒匹夫之家或藏祖先

行狀國史者譜牒行狀之集大成者也國史畧者又撮其要也余嘗謂人之言行多由念其祖德而成修能之美詩云母念爾祖聿修其德屈子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子豈徒以其祖考自矜哉誠思其生於世祿之家居于匡輔之地苟可以悟君改俗則讒間在所不顧諫死在所不辭也以是知屈子之忠潔雖由其性

與學而亦未必非念祖德之使然也。又以是知凡人之礪行顯名者成乎欲光榮其宗國不墜其家聲之心也。審知此則小而家譜大而國史使人起愛國之心其所關係匪細故也。蓋嘗默然而自念焉我生於何國乎曰帝國之大日本也。國建於何時乎曰自人皇肇基以至乎今二千五百有餘年矣。曰孰爲始祖曰大日靈尊實始君

臨之而闔國之民爲之苗裔列聖相承繇繇罔極夫揭尊號於東海歷世久遠而文物之美政教之懿凡在東洋除唐國外孰有尚於我國者乎。每念一及此則愛國之心油然而生。將必自奮曰我既爲神聖之裔何以能壯前猷而增國華乎。我既爲帝國之民何以能修文德而厚國力乎。又將自憂曰自通歐米我舊弊如改而善者亦

去新利雖生而害者或來我何以能興實利而圖謀富強乎何以能存真善以維持獨立乎於是乎人各務以一身任全國之一分或黽勉職業以供國之有用或切砥學藝以圖國之福利如此則舉國之人莫不勉強勞苦而國其有不光榮昌盛者乎此實由乎念祖德畏天命焉而使人知之者國史也國史之利用大矣哉石村貞一

君著國史略乞余序受而閱之體裁得宜事蹟瞭然可謂善撮其要者矣余故不敢辭論國史之所以使人起愛國之心如此

敬字文

上卷終

